



大白鲸

幻想儿童文学读库

疯狂的鸡毛信

Fengkuang De Jimaixin

马士钧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序言

幻想儿童文学的艺术聚焦 与大连的给力

王泉根

2014年5月8日，渤海之滨大连，注定将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童书出版史上留下特殊而浓重的一页。

这一天，首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在大连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幻想儿童文学未来走向与产业化前景”学术研讨会同时召开。

将“幻想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并将其作为一种征文评奖对象加以倡导与推广，这在中国儿童文学艺术版图与童书出版领域，都是第一次。尽管此前曾有过“奇幻文学”“玄幻小说”“幻想文学”等种种提法与旗号，但明确提出“幻想儿童文学”，并力图通过在全球范围征文的形式将其定格下来，这无疑是首倡。

文学作品不同于哲学、历史、政论等理性思维成果，文学关注的是想象、情感、审美、形象。文学是以想象也即虚构的形式展开叙事与表达的，因而没有想象、没有幻想，也就没有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幻想的产物。但这只是在“广义上”言说，具体到文学体裁内部，比如散文、报告



文学、传记文学等，显然不能太幻想，甚至拒绝幻想。如果散文也依靠向壁虚构，散文小说化了，那就失去了散文存在的价值。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显然更不能幻想。当然，文学作品的表达技巧，特别是语言艺术上的夸张、比拟、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段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采功夫，那是文学作为文学的当行本色，但都与幻想无关。

因之，在文学艺术版图中，只有小说（包括科幻小说、动物小说等）、童话、神话等这些文体才需要直接登上幻想的快车道，特别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童话、神话。进入21世纪后，由于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系列小说《哈利·波特》风靡全球，几乎一夜之间将“幻想”“奇幻”“玄幻”“魔幻”等词汇与观念抛撒进了文学世界，在“我为书狂”的同时也引爆了“我为幻想而狂”。人们这才仿佛突然找回了“幻想”这一精神领空的那把光轮两千飞天扫帚。实际上，站在罗琳《哈利·波特》背后的还有托尔金的《魔戒》、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等英国幻想文学传统与艺术积淀，站在中国幻想文学背后的也有《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悠远的历史轨迹与思维资源，只是人们一时都被“哈利·波特们”的飞天扫帚与魁地奇球的炫目光耀震晕了而已。

在中国，尽管世纪之交曾有过“大幻想文学”的旗号与出版品（1999年7月，我曾与孙幼军、金波、秦文君、彭懿等，参加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大幻想文学研讨会”），但真正出现幻想文学的创作热，则是在最近三四年间。其重要原因是互联网的超常规发展带动了网络文学的勃兴，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即时性为如同夏雨后的野草般疯长的幻想文



学找到了最合适的平台与契机。这也是为什么“大幻想文学”在世纪之交难成气候的原因，因为当时网络写作还处于起步与尝试阶段。

文学与时俱进。当今正是幻想儿童文学得以一展身手、大展宏图的时候。互联网搭建的网络幻想平台，西方《魔戒》《哈利·波特》等的多年持续影响，新世纪儿童文学在童话、幻想小说、儿童科幻小说、动物小说等文体积聚起来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更新，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受众——广大少年儿童对幻想性文学作品饥渴的需求，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呼唤儿童精神素质并倡扬“保卫想象力”……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幻想儿童文学的出道与出彩已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大连出版社瞄准了这一“战略时机”，联合国内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评论界、教育界以及热心儿童文化公益事业的企业界，一举树起了“幻想儿童文学”的旗帜，并成功举办了以“大白鲸世界”冠名的首届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按照计划与已有的条件，这个奖项将一届一届持续办下去。

首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集中展示了当今幻想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与观念更新，体现出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同一时段中对幻想儿童文学的主题内容与审美形式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勘探与实验。获奖的16部作品，以及收入读库出版的其他佳作，全方位呈现了当今幻想儿童文学的四种基本艺术形式及其审美特征：

一是以科学和未来双重进入现实为特征的科学幻想，这有《最后三颗核弹》《未来拯救》等；二是将幻想直接瞄准社会百态与现实情绪的人文幻想，这有《七面幸运色子》《我爸我妈的



外星儿子》等；三是以原始儿童思维为幻想基准的童话幻想，这有《点点虫虫飞》《现在是雪人时间》等；四是以远古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为叙事主题的神话幻想，荣获本届特等奖的《古蜀》正是当今中国神话幻想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虽然幻想思维的模式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题材内容不同，但它们的创作目标都是一致的：为儿童，服务儿童。自然，优秀的幻想儿童文学作品也能直达成成年人的精神领域。

大连出版社将荣获2014年首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的16部作品，以及部分因名额所限未能获奖但质量属于上乘的作品，一并结集为《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出版，这是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与童书出版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我们期待着这个奖项能撷英拾萃，越办越出彩；期待着中国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在实现中国梦的新世纪新常态中，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书此以祝，是为序。

2014年8月23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变成一根鸡毛也不怕

——马士钧和他的幻想小说

郑晓凯（儿童文学作家）

你想过自己会变成一根鸡毛吗？一个大活人，突然变成了一根鸡毛，轻飘飘的，风一吹就到处飘，你还能活得下去吗？

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有好事，也有坏事。《疯狂的鸡毛信》里的“我”遇到了一连串的坏事，先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根鸡毛，然后又被关进了牢房，紧接着又遇见了魔鬼……这些不幸的遭遇，完全能把一个强壮的人击垮，让他粉身碎骨，化成灰烬，在世间蒸发。可是，故事里的这根鸡毛却在与灾难较量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打了胜仗。

这是一根怎样的鸡毛啊？故事的题目已经告诉你了——疯狂。

一切灾难、不幸、压力、挫折、痛苦，可以使人毁灭，也能够使人迸发出无穷的潜能，创造奇迹，震惊世界。人们会说：“这个人可真疯狂！”人们在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惊叹与赞许。这正是《疯狂的鸡毛信》要告诉我



们的：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你面对坏事的时候，是报废了，还是疯狂了。

马士钩的幻想小说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王国。可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切，都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莫言说，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表现在他的想象力上。从现实出发，浮想联翩，类似精神错乱，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联系在一起，融为一炉，汇成一锅，揉成一团，剪不断，撕不烂，扯着尾巴头动弹，这就是想象力的简单公式和一般目的。马士钩的小说是十足的幽默小说，各种大胆的想象、超级逗乐的情节会让小读者笑得跳起来、翻过去。

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没有想象力的儿童文学作品更似没有色彩的花草和没有翅膀的小鸟。我不敢说马士钩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有怎样的未来，但是从他一系列的新作中，我在看到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艰辛努力之外，也看到了他离奇怪异的脑电图。他一直在青少年官从事校外教育工作，教孩子们阅读、写作，他深深地知道孩子们在阅读中缺失什么。他曾经十分担忧地和我谈及，孩子们的作文里太缺乏想象力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会退化成一个愚蠢的部落……

马士钩式的幻想看似离奇、八卦，其实却一直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使小读者在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的同时，

总是带着一丝莫名的酸楚或沉重。儿童文学向真、向善、向美，是一种快乐的文学，只有快乐地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们才能快乐地成长。然而，把这种快乐仅仅理解为哈哈一笑，就降低了快乐的内涵。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适合九至九十九岁的人阅读，不是依靠热闹、搞笑的表象，而是在于它具有奇异的想象力、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思想。《疯狂的鸡毛信》讲的是三个孩子与一个闯进校园的魔鬼搏斗的故事，打过来斗过去，故事中充满了激情四射的游戏精神，有趣极了。在打斗之中，孩子们告别了嫉妒和自私，拥有了理解和关爱；告别了胆怯和脆弱，获得了勇气和坚强。另一部作品《致命的飞翔》是一篇当代少年的自由宣言。小主人公为了生出一双翅膀，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勇敢地去寻找传说中的翼族。一路上，作者的生花妙笔不仅带领小读者领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田园风光，也让他们见识到了鱼龙混杂的社会百态。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中，孩子们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开阔了视野，学会了百折不挠。这是两个故事，都是充满了夸张想象的成长故事。

有趣的是，这部作品集的插图也是马士钧自己手绘的。童书的插图不仅能帮助小读者理解文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能增加文字的视觉感和美育效果。我不知道马士钧还有绘画的天分，他的插图，不敢说有多厚实的美术功



底，也无所谓艺术技巧有多高明，但是每一幅都涂鸦得生动有趣、怪异可爱，与幽默夸张的文字相映成趣，准确地表达了作品的韵味，可与罗尔德·达尔的插图搭档——昆廷·布莱克媲美吧。

马士钩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怀着敬畏，精心地营造着自己的幻想王国，王国里充满了游戏一般的快乐与疯狂。不过，这是国王的游戏，是智慧的结晶，游戏中蕴涵着深谋远虑，隐藏着健康成长的法宝。我相信，孩子们会因为读了这样的作品，心底里升腾起无畏的勇气，会大声说：“变成一根鸡毛也不怕！”

孩子们，翻开这本书，体会一下国王的游戏吧，你会沉醉在游戏之中，伴着快乐长大……

目录



疯狂的鸡毛信 / 1

致命的飞翔 / 94





疯狂的鸡毛信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所寄宿学校里，讲的是弱小的“我”
渴望成功、渴望强大、渴望得到关爱与关注的事——

小心，你的身边有鬼！

他们和你，长得很像，就像天生的一对，

有鼻子有眼，有胳膊有腿，

可是，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鬼。

他们有的是贪吃鬼，



一顿饭吃了八十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腿，

别人只能望着空盘子，流——口——水——；



他们有的是小气鬼，



为了安全，一块小小的橡皮，要塞进嘴，

如果不小心吐出来，马上就后悔；

他们有的是嫉妒鬼，



看见谁比自己强，恨得能把牙咬碎，

那“嘎嘣嘎嘣”的响声，夜晚也不让人安睡；

他们有的是_____

他们有的是_____

他们有的是_____

小心，你的身边有很多很多鬼！

我一个人说呀说呀，一直说到地球毁灭，

也说不尽他们可气可恨可笑可怕的所作所为，

所以，朋友，请你和我一起来捉鬼，

把他们的行为仔仔细细分类，



然后，填写在横线之内，
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捉鬼小队”，
让鬼无处藏身，让鬼统统撤退！

“小心，你就是鬼！”这声大喊，震掉棚顶一层灰。
听了这句话，如果你的后脖颈冒出冰冷的汗水，
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捉鬼不能手软，对自己心里的鬼也要穷打猛追，
直到他哭天抹泪，双膝下跪：

“呜——呜——，俺错了，呜——呜——，俺不对，
呜——呜——，俺向你低头认罪！”

你对他说：“滚蛋吧，永远也不准返回！”
他就像个粪球似的，咕噜噜地滚进垃圾堆。
赶跑了身边的鬼，捉住了心里的鬼，
灿烂的笑容才会花儿一样绽放，真美！



一、大家都想当明星

临下课的时候，班主任王老师说：“明天，学校举行
课本剧表演赛，我们班表演《鸡毛信》，谁想表演，课后到



咪咪那里去报名。”

紧接着，下课铃就响了。

“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之后，大家坐下，谁都没有动。

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要是平时，大家早就跟随着王老师的脚步，冲出教室，奔向厕所，杀向操场了。可是今天，大家就这么坐着，好像下课与自己无关，难道所有人都要……

还没等我彻底琢磨明白，“当当当”，桌椅一阵碰撞，同学们一跃而起，蜂拥着扑向咪咪的座位，就像饿了好几天的鸡，一起扑向食槽。

这时，我才清醒过来：不好了，大家都想当明星！

等我也奔过去的时候，面前只有一片密密实实的后背了，耳边全是“我报名！”“我报名！”的呼喊声。我是个小矮个儿，踮起脚尖，也没他们高。

突然，我的屁股被撞了一下，扭头一瞧，是呆瓜。他跑得太猛，刹不住闸了。

“追尾，追尾，对不起。”他嘴里道歉，心里却只想着报名的事，伸长脖子（其实，他肥得根本就没有脖子），冲着人群里喊，“我也报名！还有我！”

我站到一把椅子上，终于看到了班长咪咪的身影。她也站在椅子上，振臂高呼：“安静！安静！你们把自己的名字和想扮演的角色写在纸条上！”

这下子，挤在最后面的我和呆瓜占了便宜，最先跑回座位，写好纸条，交给咪咪。

很快，报名结果出来了，全班36名同学，35人想演海娃，只有1人想演日本鬼子。

男同学嚷起来了：“海娃是男的，女的怎么能演男的呢？”

“这是演戏！知道吗？想演什么都行，不分男女！”女同学理直气壮。

“对呀对呀！”咪咪说，“梅兰芳！梅兰芳知道吧？他就是男的，专门演女的。”

35选1！顿时，海娃角色的竞争激烈起来了，“我！”“我！”“我！”的叫喊声响成一片。

我本来以为，自己最适合扮演海娃，因为海娃是个小英雄——请注意这个“小”字，我是全班长得最瘦小的，虽然已经上四年级了，身高才一米二二。海娃这么小，就不怕鬼子，敢送鸡毛信，才更能看出他是个英雄。

可是，咪咪却说：“不行不行！‘小’不是瘦小的小，



而是年龄小。英雄不能瘦小，必须高大！”

于是，一批小个子——虽然他们比我高大——全都失去了竞争资格。

“你们注意到海娃的‘娃’这个字了吗？女字旁！”咪咪又发话了，“所以说由女生扮演最适合了！”

于是，真正的竞争还没开始，众多男生就败下阵来。

学习委员狗头嘟哝了一句：“母系社会真可怕……”

狗头的话，淹没在女生们叽叽喳喳的争论声中。

“好啦好啦，我来演海娃吧！”咪咪又站到椅子上，“海娃的戏份重，我演，便于跟王老师沟通。”

女生们噘着嘴，冲着咪咪翻白眼。

“还有日本鬼子，”咪咪翻了翻纸条，“刚才报名要演日本鬼子的，只有呆瓜，这个角色可以多来几个人。”

课文里的人物，除了海娃，就剩下鬼子了，如果放弃了这个角色，就等于放弃了明星梦。立刻，所有的同学都举起手来，“我！”“我！”的喊声又响起来了。

“刚才只有我要扮演鬼子，现在怎么都跟我抢上了？”呆瓜着急了，“电影里的鬼子，都像我这么胖，我最适合演鬼子。”

狗头说：“鬼子又不是到中国减肥来了，不可能全是胖子。演鬼子，大家都有份儿。”

可怜的呆瓜，连个鬼子也没混上，最后混了个大绵羊。因为咪咪说，舞台上不能站满鬼子，那样，敌人的气焰太嚣张了，没当上鬼子的全都扮演绵羊，绵羊的数量可以很多很多。

我本来是站在羊群里的，可是最后，咪咪说：“我们还需要一根鸡毛，那是鸡毛信的重要标志，谁来扮演鸡毛呢？”

“鬼子”和“绵羊”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最瘦小。

众望所归，我只得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鸡毛了。不管怎样，我可以站在舞台上了。